

兩遽之而分等論劾如此○左叅贊宋時烈上疏乞歸 上溫諭不許玉堂上
劄請留時烈 上亦優答之○庚寅夜月暈東方有氣如火光○辛卯夜流星
出北河星上入五車星下赤光照地○ 上御廬次引見吏曹判書宋浚吉掌
樂正李惟泰惟泰進曰頃承持疏入來之 教而蔭官安得入叅 經筵所謂
疏草亦不過襲古人餘論 先朝時欲上達而未及者今不持來當退而進之
矣 上謂浚吉曰掌樂正每以離親為慮夏間有其弟換授畿邑之議若爾則
便好耶浚吉對曰外議或以為其兄方為內資直長若陞六品除拜畿邑則似
好云而臣不敢仰達矣 上曰然矣惟泰曰 聖教至此尤用惶縮而亦恐國
體之有虧損也且為國之道必知民數然後事乃可為呂氏有鄉約而朱子增
損之我國先正臣李珥亦嘗論此矣苟能申明乎此不必號牌為也富強之術
雖是霸道我國則欲行王道亦當因此增損臣之前疏蓋亦此事歸見病母仍
當書進矣浚吉曰 聖上欲留惟泰有此殊異之舉惟泰豈可退歸國事艱虞
所當協力共濟况宋時烈方欲下去四方聽聞或必致訝於眷遇之不終矣臣
之過慮雖謂危急存亡之秋亦不過矣仍請乞遞銓衡 上不允浚吉又曰尹
文舉雖病不能行公以其 先朝所眷遇擬望於憲長朴長遠以其入於抄